

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

编

庄 为 玘
王 连 茂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

庄为玑 王连茂 编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福州

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

庄为玟 王连茂 编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16印张 2插页 361千字

1984年8月第1版

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900

书号：11173·104 定价：3.30元

闽台关系族谱资料分析

(代序)

谱牒是几千年宗法社会的特有产物，旨在通过载祖德，立族规，明宗支，分族从，一方面藉以增强“木本水源”、“敬宗睦族”的思想感情；一方面则在于宣扬封建伦理精神，让族权统治的绳索系结得更加牢固。显然，这种记述以男性血缘为脉络的宗族世系之书，带有封建性的消极因素，但是，由于谱牒所载的家族史，包含了诸如姓氏来源、家族兴替、人口升降、民族迁徙、风俗习惯、社会变故，以及族人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活动等，内容丰富，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；卷帙浩瀚，实非他种文献典籍所能比拟。因此，历代史家编纂史籍，求助于官私谱牒者，实繁有徒。今天，在史学研究中，抢救与发掘谱牒资料，并持科学的态度加以分析、运用，乃是一项重要而前景光明的工作。

近几年来，我们致力于福建族谱的调查，迄今经眼者计一百五十余部，其中七十余部载有涉及闽台关系的资料，而以移民资料为最多，约十七万字。尽管这只是福建族谱中的一小部分，且族谱本身往往带有较大的局限性，但它所反映的各种真确而又具体的史实，不仅大大地有助于我们对于闽台关系，尤其是福建移民台湾问题的研究，而且为海峡两岸人民的寻根认祖，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
一、早期移民及其开基台湾的时间

福建人民移居台湾的时间，究竟始于何年，文献上确难找到

具体依据。然可相信，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，闽人之往台，当较他省为早。虽史称唐代浙江人施肩吾于元和元年（806）率族人到澎湖定居，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移民，但史学界持怀疑态度者颇有人在。目前见诸谱牒的最早移民，乃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德化县苏姓。据《德化使星坊南市苏氏族谱》七世祖苏欽于南宋绍兴三十年（1160）撰的序文云：

“（苏氏一族）分于仙游南门、兴化涵头、泉州、晋江、同安、南安塔口、永春、龙溪、台湾，散居各处。”^①

苏欽字伯承，北宋宣和甲辰进士，官至利州路转运判官。该序既作于南宋初，则族人之分居台湾的时间，当可上推到北宋末甚至更早。时泉州已正式设立市舶司（北宋元祐二年，1087），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法定港口，商人足迹，远至亚非各国，其与台澎岛屿之联系，亦较前代密切，因而德化苏姓之迁台，是完全可信的。至于上引序文中出现台湾名称（宋时仍称“琉求”），很可能是后人修谱时擅改的。

迨至元代，由于元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，隶属于泉州路晋江县，闽台关系更进一步密切，移民人数也有所增加，我们在《永春岵山陈氏族谱》、《南安丰州陈氏族谱》中，均发现有元代族人迁台的记载。然而，直至明末第一次移民高潮到来之前，这种迁徙始终是一种毫无组织的个别的行动。特别是，明初实行海禁和一度强迫澎湖居民尽迁内地等错误政策，曾极大地妨碍了大陆人民大批前往台湾进行开发。从明洪武至万历的二百余年间，七十余部族谱仅能找到嘉靖年间迁台者三人，便多少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。这些先驱者的名字是：晋江安海人颜龙源，字日盘，生嘉靖甲午年（1534），葬于台湾，在大陆有妻室郑氏和一个儿子；（《安平颜氏族谱》）惠安东园人庄诗，生嘉靖壬寅年

^① 转引徐本章《台湾唐山是一家》，载《泉州文史》第1期，1979年。

(1542)，因“少遭兵变，与兄赴台湾谋生”，其身份估计是商人。（《惠安东园庄氏族谱》）

以安海颜姓为例，自明嘉靖间颜龙源往台后，至崇祯间始有颜开誉携眷迁台，并生了两个儿子，从而成为台湾安平颜氏的开基祖。据谱载：开誉字启符，号著寰，廷撰长子，是颜氏第十二世，生万历辛亥年（1611），往台时间无载。按生年加二十年的一般计算方法，则开誉之迁徙台湾，约在崇祯初年，距前者已有八十年左右。后开誉又返回祖籍，并于康熙壬寅年（1662）卒葬晋江紫帽山。但妻室蔡节勤同两个儿子耀、燦依旧留在台湾。蔡氏于康熙壬申年（1691）卒葬台湾大南门外水蛙潭瓦窑下，寿至七十八，估计是住在台南一带。后颜耀、颜燦在台湾传了不少子孙。

族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：在考究有些姓氏在台湾的开基年代时，不应忘记他们先辈的足迹来到此地的时间，不知还要早多少年！早期的开拓者，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，往往不带眷属，单人匹马，于荆棘丛莽中苦斗一生。这种情况，直至清初康、雍时代，犹甚普遍。从族谱看，移民携眷同往或在台婚娶者，在康、雍之前，占的比例很小，因而又形成这么一种情况：被认定为某姓之开基祖者，跟他同时甚至更早往台者，还有很多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，不妨再略举数例于下：

晋江石壁乡玉山林氏，十一世四人于康熙初最早往台，家眷均留在大陆。至十三世族人迁台，始有携眷同往或在当地建立家庭者，但已是康熙末或雍正、乾隆年间的事了。（《玉山林氏宗谱》）

晋江新市乡曾姓，于明末清初迁台者六人，只有二人携眷。（《武城曾氏重修族谱》）

晋江衙口乡粘厝埔粘氏，于乾、嘉之际往台的粘粦、粘恩兄

弟，被认为是台湾粘姓的开基祖。但仅秉珂公一派，乾隆年间往台者，还有二十二世的粘世约、粘世牵兄弟和粘德路、粘德江等人，甚至十五世的三昂、二十世的廷璋，早已分居台湾。（《浔海粘氏秉珂公派私谱》）

安溪参内黄姓，系唐初献桑园地建泉州开元寺的黄守恭之后代，三十五世黄宝于道光间到台北淡水山区定居，被认为是该地黄姓之开基祖。但族谱记载，从康熙至嘉庆的一百五十八年间，该姓族人至少已有三四百人迁居台湾的上、下淡水等地。（《安溪参内二房黄氏族谱》）

二、移民人数、成份及迁徙原因

大陆向台湾的移民，历来以闽人居多；闽人之中，又以泉、漳二府各县为最。据1926年的调查，全台湾汉族居民共三百七十五万一千人，祖籍福建者达三百一十余万，占百分之八十三强。其中，泉州府各县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八，漳州府各县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一。据吴壮达《台湾的开发》一书的分析，形成这种地域来源特殊集中的主要原因，乃在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历史关系的密切，尤其是明末清初郑芝龙、郑成功对台湾的开发，以及后来历时逾二百年的闽台合治制度。

我们仅从七十余部族谱中发现的迁台者姓名，已近四千人之多。其中，晋江《玉山林氏宗谱》和《安溪参内二房黄氏族谱》，均达一千人左右，说明移民人数确实很多。而这尚未包括那些笼统记载“族人分居台湾”、“此派子孙均移住台湾”，以及近代的一些统计数字。

近四千名移民可分为几个时期，其大约数字如下表：①

① 以生年加二十年为迁台时间。

迁 台 时 间	迁台人数	备 注
郑芝龙时期	15	
郑氏政权时期	49	
康熙时期	180	
乾嘉时期	1,400	
道光以后	1,300	
	900	无生年者

表格中数字，也包括那些在台出生的移民后代在内。从族谱记载可以知道，乾、嘉之前，移民的大多数系新自大陆迁徙而来；道光之后，新移民已渐少，而原移民生传子女，则迅速增加，成为多数。虽然，这个数字距历代移民的总数，相去甚远，但它所表现的从郑芝龙时期到清乾、嘉时期移民人数逐步发展的趋势，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。

在台湾移民史上，明末郑芝龙据台时期、清初郑成功复台以后的郑氏政权时期和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的康、雍、乾、嘉时期，是三个最重要的时期。史学界把这三个时期出现的大陆人民大批迁移台湾进行开发的情况，称为三次移民高潮。

第一次移民高潮 明天启间，以颜思齐、郑芝龙为首的海上资本集团占据台湾北港时，正值福建沿海患旱，泉、漳一带贫民竞相奔往，人数不下三千余。崇祯元年郑芝龙归降明政府，又值福建饥荒，郑氏在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支持下，即招集沿海灾区饥民数万人移台开垦。“人给银三两，三人给牛一头，用船舶载至台湾，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。厥土惟上上，秋成所获，倍于中土。”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有组织的向台湾移民，郑芝龙对开发台湾的重大贡献，其功绩实不可泯灭。

此次移民之主要成份，显系沿海一带饥民。据族谱记载，晋

江县农村，“天启七年，饥。崇祯元年春，斗米银二钱”。而所载移民，有安海颜姓、黄姓，永宁高姓，金井新市曾姓，东石郭岑郭姓，青阳庄姓，均属沿海居民，都可印证。

族谱资料还反映了此时期移民的某些特点：

其一、移民中已有携带家眷者。这些女姓共三人，她们是：安海颜开誉之妻蔡节勤（后卒葬台湾大南门外水蛙潭瓦窑下）、新市曾宏循之妻吕氏（后卒葬台湾鬼仔山）、郭岑郭一景之妻陈氏（后卒葬凤山港南线土名中洲仔）。这是迄今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女性移民资料，很值得注意。我们知道，由于清初严厉禁止移民携眷往台，曾严重地妨碍了台湾人口的正常增殖。因此，这种女性移民，无疑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。

其二、有的移民往台后又返回原籍，而将眷属留在台湾，如上引之颜开誉及曾宏循。究其原因，很可能出于欲将在台开垦收成之余带回大陆，资助亲人，而遇上清初禁海，无法返渡。这说明早期移民同家乡之关系已十分密切。

其三、移民中有死葬于台湾鬼仔山者。如新市曾宏璧，“即重璧，字仕楚，兴三子。生万历辛亥年（1611），于康熙庚申年（1680）没葬台湾鬼仔山”（《武城曾氏重修族谱》）。据查《台湾府志》卷二《义冢》：“台湾县义冢，一在宁南坊魁斗山，俗呼鬼仔山，历年久远，邱冢垒塞。”台湾县于清末改台南府，明末清初时为荷兰侵略者所窃据，曾宏璧或为荷夷招诱之移民。

第二次移民高潮 1661年4月，民族英雄郑成功挥师东渡，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了台湾，在我国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，也为台湾宝岛的开发开创了新的纪元。

郑氏进入台湾以后，即一面命各军分区屯垦，一面大力招致因“迁界”而流离失所的大陆沿海居民，组成了一支人数相当可

观的开发大军。因此，在郑氏政权存在的短短二十三年中，台湾人口激增，开垦面积迅速扩大，社会经济飞跃发展起来了。

这支开发大军的主体，仍然是福建沿海的泉、漳各县人民。从数量上看，除了郑氏部队外，更为大量的还是被迫“迁界”的人民。自顺治末年起，清政府为禁绝沿海人民对郑成功的支援，开始实行野蛮的“迁界”政策，下令北起辽东，南至广东，所有各省沿海三十里居民一律迁居内地，并严禁船只出海，于沿海地区发兵戍守，犯者处死。这种极端残酷的政策，使沿海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悲惨的大劫难。据族谱记载：

“（晋江县东石郭岑村）迨至大清顺治庚子十七年（1660），兵燹，迁都，门庭鞠为茂草，堂阶尽属秽荒，父子兄弟，流离失所。”（《东石汾阳郭氏族谱》）

“（晋江县衙口乡）辛丑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秋，沿海迁界，颠沛流离，虽至亲不能相保。”（《温陵浔海施氏大宗族谱》）

“（晋江县石壁乡）际播迁之日，厥居拆毁，荒村灶冷。亲而壮者，散于四方；疏而老者，丧于沟壑。”“（林姓）子姓散处四方者，不知凡几。”（《玉山林氏宗谱》）

“（同安县集美村）清朝康熙二年（1663），被大兵进剿，（陈姓）阖族裔孙数千口，失散越国者，不知去向。”（《同安集美陈氏族谱》）

“（漳浦县沙岗村）继以清初郑国姓凭海为巢穴，本朝以迁界绝其交接，（蒲姓）宗族居址皆属海滨地区，是以流离逃散。”（《诏安蒲氏家谱》）

此种惨况，见诸族谱，实难枚举。于是，无家可归的广大沿海居民，一部分被迫迁徙内地，一部分出洋东南亚国家谋生，一部分则渡过海峡，参加到郑氏政权开发台湾的行列中去。据史学

家估计，当时来自大陆的移民当不下二十万之多。

族谱所反映的这一移民趋势，不惟人数比前增加，且多数均来自上述沿海地区的“界外”村镇（其中安海颜、黄二姓十三名，占27%。据《安海志》载，当时安海“迁界”最惨，除龙山寺外，余尽废墟），正说明“迁界”乃造成第二次移民高潮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。

从有限的资料中，我们至少还可以看出如下一些情况：

移民携眷同往者五人，在台婚娶者四人。如东石郭岑村郭一星（乳名四，号厚斋）偕室吴氏；郭一程（乳名双，号毅斋）偕室林氏、继室吴氏同往，说明台湾妇女在逐渐增多。

移民有举家迁徙者，如永宁高祐。谱云：

“九世公祐，生崇祯甲申年（1646），卒庚寅年（1710）。

娶蔡氏。生男一。甲辰年（1664），搬往台湾。”（《永宁霁霞高氏家谱》）

移民有携眷往台后又孤身到南洋去，而卒于异国者，如永宁高印柱。谱云：

“九世印柱，生崇祯戊寅年（1638），卒康熙辛巳年（1701），歿于番邦。娶陈氏，生崇祯癸未（1643），葬在台湾。”（《永宁霁霞高氏家谱》）

族谱记载移民的死葬地点，有：鬼仔山（一人）、台湾府演武亭前（一人）、台湾大南门外下林仔（三人）、郡东门外观音亭（一人）、承天府演武亭山（一人）、洲仔尾（一人）、凤山伶舍埤（三人）、凤山庄糠榔林（一人）、诸罗赤山（一人）、淡水北势湖海岛（一人）。表明这时期的移民均集中在西部沿海一带，而以台南为多。

第三次移民高潮 1683年郑氏政权结束以后，政治上统一的局面，给海峡两岸的各种联系和台湾的进一步开发，都带来了新

的积极的因素。尽管清政府在初期采取了一系列严厉而愚蠢的限制政策，但大陆人民，尤其是一水之隔的福建人民，还是相继不绝地涌向彼岸去。一场由南到北、由西到东的垦殖运动，在台湾轰轰烈烈地展开了。这次规模空前的移民高潮，在康、雍年间，已能见到最初的浪头，至乾、嘉年间，则达到最高峰。据《台湾通史》的估计，到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，全台湾的汉族人口已超过二百万。

族谱资料在如下几个方面，为这一时期的移民运动，提供了很好的说明：

一是移民人数。七十余部族谱所载，从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到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，移民达一千六百人，约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。（无生年未统计者除外）其中，康、雍时期一百八十人，乾、嘉时期一千四百人，其发展趋势十分明显。再从迁台人数最多的晋江石壁乡林姓来看，该族于郑氏政权时往台者二人，康、雍时三十二人，乾、嘉时即增至二百九十人。安溪参内黄姓的情况亦如是：郑氏政权时三人，康、雍时二十四人，乾、嘉时遂遽增至三百人。这种情况甚为普遍。还有一些族姓，如晋江永宁鳌西林姓、泉州龙笋曾姓等，甚至是到了乾隆后期，才开始他们的迁台史的。

为什么这次移民运动，在康、雍时期的半个多世纪中，发展速度尚如此之缓慢？这完全是由于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实行的所谓“为防台而治台”的错误方针导致的。我们知道，在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、五十八年（1719）和雍正七年（1729），清政府曾三次重申禁令，企图堵绝沿海人民偷渡入台。此禁令又经乾隆初年的三行三弛，至乾隆二十五（1760）以后，在移民运动的冲击下，限制政策始归于失败。这就是为什么此次移民高潮会迟至乾、嘉时期，认真地说是乾隆中期以后才真正形成的重要原因。

我们还注意到，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清政府开放台湾鹿港与泉州蚶江港对渡，五十七年（1792）又开放淡水河口的八里坌与蚶江及福州五虎门对口通航，这个措施，不仅对闽台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密切，而且对移民高潮的迅速形成，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。蚶江港开放以后，很快便成为泉州对台交通的中心，一时“大小商渔，往来利涉，其视鹿仔港，直户庭耳”，因而出现了“群趋若鹜”的局面。（《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记》）禁令之废弛，蚶江之开放，大大有利移民的迁徙活动。在晋江县南部，尤其是蚶江附近农村，迁台人数所以会特别多，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兹就该县几部主要族谱记载的迁台大约人数列表于下，以资说明：

族 姓 名 称	迁 台 人 数
锦江林姓五房（在蚶江）	50
莲埭东间林姓（距蚶江一里）	400
石壁玉山林姓（距蚶江三里许）	1,000
金井新市曾姓	280
东石蔡姓长房三延科派	240
东石蔡姓长房三惟谅派	40
东石玉塘吴姓三房	30
东石郭岑郭姓	150
永宁鳌西林姓	80
安海颜姓	70

二是移民特点。兄弟相率，夫妻同往，甚至举家迁徙现象的普遍出现，是这时期移民运动的特点之一。在各姓族谱中都能找到这样的记载。以安溪县参内黄姓为例：该姓从康熙末年以后移

居台湾的族人中，父子同往者计二十九，兄弟同往者计十七（人数不等），夫妇同往者四十四对，全家同往者三十家。这种情况说明台湾的开垦所给予劳动者的利益，越来越吸引着大陆失掉土地或缺乏土地的人们。就参内黄姓而言，人多地少，始终是这里的一个严重问题，因而他们只有往台湾和南洋去寻找出路。（此时期参内黄姓往南洋者，也多至数百人）

单身移民往台后娶妻、建立家庭现象的普遍出现，是这时期移民运动的又一特点。以晋江东石蔡氏长房三延科派迁移台湾的族人为例：从乾隆年间开始，在台娶妻者八十人，在台继娶者九人。

“世构，号纯朴，往台南路竹仔港汕岸顶居住。生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，卒嘉庆十八年（1813）。在台娶三块厝许氏女，名澄娘，号纯慈。生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，卒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，墓葬坎脚。生男四。”

“文荣，号惠良。住布袋嘴庄。生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，卒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）。先娶龙蚊郑氏女，名座娘；继娶新庄刘氏女，名密娘。承男一。”

“文挺，住鹿港庄。在唐先娶苏氏女，名俭娘，早歿；在台再娶某氏女，名溅娘。生男一。”

“章蜡，号章纯。生嘉庆十八年（1813），卒同治二年（1863），在台身故，葬五股。娶下村乡张却娘，又在台娶侧室陈香炽。养男四，生男一。”

这说明，早期那种妇女奇缺、移民性别不平衡的状态，至此时已经结束。而移民家庭的建立，则使农业生产的发展，有了一个更坚实的基础。

三是移民成份。随着迁台人数的发展，移民的成份也复杂起来了。当然，农民始终是移民大军的主体，对此族谱虽不特别注

明，但完全可以判断。除此之外，在族谱资料中，尚可看到商人、官吏、士兵、知识分子、城市平民、医生、店员、手工业者、僧侣等等，也都参加到移民的行列中来。他们构成了台湾社会的各个阶层，其意义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。

下表数字，系根据族谱有注明身份者统计的：

身 份		人 数
商 人		39
地 主		1
知 识 分 子	国学生、童生、秀才、僧生等	61
	处 士	3
	贡 生	8
	举 人	1
	塾 师	5
官吏乡绅（包括任职官吏、授有品衔或乡饮大宾者）		11
士兵、义民		3
店 员		1
和 尚		1
医 生		3
华侨（由台湾出洋）		5

这里着重分析一下知识分子移台问题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)清政府统一台湾后，始立府、县学，岁科试以取生员。定例府学岁进文武童各二十名，科进文童二十名，廪膳二十名，增广如之。县学定额稍减。但因草莱初辟，文化落后，故入泮较为容易。这给那些屡困科场的大陆诸县（尤其是泉、漳二府）学子

们，带来了获取秀才资格的好机会，于是东渡求进学者，十分普遍。晋江县林宏礼（字孙敬，号省庵，官名名世。生康熙十九年，卒乾隆二十年）即为典型一例。他少年时“迨屡试晋水，久困莫售，……爱喟然叹曰：‘……何不可遨游东宁，聊托一试？’于是登堂拜别，羈迹台湾，凡御史观风月课，以逮府县两试，其夺矛试艺，几于累牍。果也，文宗吴昌祚公岁取入泮。”（《玉山林氏宗谱》）

又南安蓬岛郭姓移居台湾的家族，从十九世至二十三世，约当十八、十九世纪的一百多年中，共有十九人在台湾进学为秀才。（《蓬岛郭氏家谱》）

不少移民于台湾进秀才后，即转回原籍，参加乡试。如晋江县从乾隆元年（1736）至二十年（1765），共有十名举人是台湾的秀才考中的。（《晋江县志》）龙溪县从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至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，也有十六名贡生原是台湾秀才。（《龙溪县志》）闽台文化关系之密切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尚须指出，不少知识分子渡台任塾师，以及一些清廉的学官，对于传播文化知识，发展教育事业，都曾做过贡献。这方面地志记载颇多，兹引族谱中两例以作补充：

清末著名状元、晋江人吴鲁的儿子吴钟善（光绪癸卯经济特科，廷试二等），曾应林姓之聘，渡台课授经文，并在台刊印其父的《正气研斋汇稿》及《百哀诗》。（吴增撰《清故徵君顽陀吴君墓志铭》）

福州人陈平皋于嘉庆十二年（1817）调任台湾嘉义县学，见“台地赌风甚炽，樗蒲辈藉学宫为逋逃藪，胥斗因而滋奸”，即“令尽驱博徒，整肃学规，悉除陋习，分毫无所取，以故去任而行橐萧然”。（福州《颍州陈氏族谱》）

三、移民分布及其特点

七十余部族谱记载族人在台湾居住或卒葬的地名，有数百个之多，这为我们考究各个族姓的分布和台湾人民寻找大陆的根，提供了可靠的依据。为了说明问题，兹据族谱所载，选录部分族姓分布的主要地点，列表如下：①

族 姓 名 称	主 要 分 布 地 点
晋江锦江林姓五房	淡水、沪尾、 <u>艋舺</u> 、 <u>鹿港</u> 、彰化、西螺、竹塹
晋江莲塘东间林姓	淡水（八里岔、径口厝、八支兰、下岑庄）、沪尾、 <u>艋舺</u> 、台北、基隆、 <u>鹿港</u> 、彰化、笨港、布袋澳、南路、台湾府、凤山、苏澳
晋江石壁玉山林姓	台北（大平顶、新庄）、大稻埕、 <u>艋舺</u> 、沪尾、淡水（小南辕麻埔、埤心庄）、基隆蚵壳庄、 <u>鹿港</u> 、笨港、彰化、甲子兰、东港、台湾府、承天府、 <u>下淡水</u> （西里、阿里港、新园、阿公店）、盐水港布街
晋江新市武城曾姓	台湾府、承天府、盐水港鱼寮庄、竹塹、彰化、淡水、大坪庄、东螺、澎湖屿、涠岛
晋江深沪山头穆姓	彰化、淡水番柳、南路阿公店
晋江永宁鳌西林姓	<u>鹿港</u> 、彰化、大甲、西螺、凤山
晋江东石蔡姓长房三延科派	<u>布袋嘴庄</u> 、东港、南路竹仔港 <u>汕尾顶</u> 、布大瑞庄、 <u>鹿港</u> 、大甲
晋江东石蔡姓长房三惟谅派	<u>布袋嘴庄</u> 、东港、嘉义佳里保佳里庄、涂髻、笨港、杯仔脚、台湾湖外近汕
晋江东石玉塘吴姓三房	<u>箔仔庄</u> 、彰化、东石寮对面纲寮、大糠榔
晋江东石郭岑郭姓	郭岑寮、南线、凤山县山庄、凤山庄 <u>糠榔林</u> 、淡防厅六分仔庄、盐水港、中港、承天府、台甲营盘口

① 表中地名均依族谱写法，加线者，系主要分布地点。